

綱鑑易知錄

八

中華書局

第八冊 明紀

綱鑑易知錄

明鑑易知錄
卷一至卷十五

明太祖洪武元年（公元一三六八年）起
明懷宗崇禎十七年（公元一六四四年）止

中華書局

明鑑易知錄卷一

明紀

太祖高皇帝

姓朱名元璋，鳳陽人，先世句容人。建都金陵，在位三十一年。

編

戊申，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，（一三六八）春正月，吳王卽皇帝位，定有天下之號曰明，建元洪武，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。

紀

元順帝至正十二年，閏三月，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。（治鳳陽縣，卽今安徽鳳陽縣。）

太祖之先故沛人，（沛，卽今江蘇沛縣。）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；（句容，卽今江蘇句容縣。）宋季大

父再徙淮，家泗州；（治臨淮縣，在今安徽泗縣東南。）父世珍又徙鍾離太平鄉。（鍾離縣，在今安徽鳳陽縣

東北。）母陳，生四子，太祖其季也。太祖生於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，（天曆，文宗年號。）其夕赤

光燭天，里中人競呼「朱家火！」及至，無有。三日洗兒，父出汲，有紅羅浮至，遂取衣之，故

所居名紅羅障。少時常苦病，父欲度爲僧。歲甲申，泗大疫，父母兄及幼弟俱死，貧不能殮，

藁葬之。仲與太祖昇至山麓，昇音預，對舉也。麓音鹿，山足也。綆絕，綆音梗，索也。仲還取綆，留太

祖守之。忽雷雨大作，太祖避村寺中。比曉往視，土墳起，成高壘。地故屬鄉人劉繼祖，繼

祖異之，歸焉。

皇覺寺爲僧

尋仲又死，太祖年十七，九月入皇覺寺爲僧。逾月，僧乏食，太祖乃遊江、淮，崎嶇三載，仍還皇覺寺。

時汝、潁兵起，劉福通、芝麻李、徐壽輝、趙均用、彭早住等。（汝州治梁縣，即今河南臨汝縣。潁州治汝陰縣，

即今安徽阜陽縣。）騷動濠州。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，（定遠縣，即今安徽定遠縣。）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

進，日掠良民邀賞。太祖詣伽藍卜問：避亂，不吉；即守故，又不吉；因祝曰：「豈欲予倡義

邪？」大吉。意遂決。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郭子興，子興奇其狀貌，與語，大悅之，取爲親

兵，凡有攻伐，命之往，輒勝。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爲己女，（宿州治符離縣，即今安徽宿縣。）遂妻

焉，即高后也。

九月，元丞相脫脫破徐州，芝麻李與趙均用、彭早住據徐州。（治彭城縣，即今江蘇徐州市。）芝麻李遁

去，即李二，號芝麻李。趙均用、彭早住帥餘黨奔濠，子興屈己下彭、趙，遂爲所制。彭、趙據濠

稱王。

太祖雖在甥館，甥館也。每有大志。十三年春，乃歸鄉里募兵，得七百人，濠人徐達、湯

和等皆往歸焉。

十四年，秋七月，徇定遠，行定曰徇。下滁陽。（在今安徽合肥市東北。）時彭、趙御下無道，太祖

乃以七百人屬他將，而獨與徐達、湯和、吳良、吳順、花雲、陳德、顧時、費聚、耿再成、耿炳

文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華雲龍、鄭遇春、郭興、郭英、胡海、張龍、陳桓、謝成、李新材、張赫、周

太祖附郭子興

太祖歸鄉里募兵

銓、周德興等二十四人，南略定遠。行取日略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，太祖誘執其帥，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，得壯士三千人，又招降秦把頭，得八百餘人。

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，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，亨舉衆降，軍聲大振。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，太祖奇之，因問大計。國用對曰：「金陵龍蟠虎踞，（金陵後爲應天府，卽今江蘇南京市。）帝王之都，願先拔金陵定鼎，左傳宣公三年：「威王定鼎于郊。」然後命將四出，救生靈於水火，倡仁義於遠邇，勿貪子女玉帛，天下不難定也。」太祖大悅，俾兄弟皆居帷幄，預機密焉。

定遠人李善長來謁，留幕下，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，故稱幕。掌書記，畫饋餉，甚見親信。

秋七月，太祖將兵進攻滁陽，克之，因駐師焉。朱文正、李文忠來歸。文正，太祖孟兄南昌王子，先同其母避亂，與太祖相失。李文忠，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。公主卒，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，幾不能存，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，皆來歸。太祖喜甚。文忠年十二，與沐英皆賜姓朱。英，定遠人，父母俱亡，太祖見而憐之，令高后育之爲子。何世隆來降。

未逾月，彭早住、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，既而早住中流矢死，均用益自專，銜子興，銜晉賊，恨也。欲殺之。太祖賂其左右，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，稱滁陽王。時太祖部兵數萬人，

悉歸之，奉其號令。太祖威名日著，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，謀泄。及期太祖卽與俱往，中途遽躍馬起，仰天若有所見，因罵二子曰：「吾何負爾？」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

我。」「二子駭，汗浹背，自此不敢萌害意。」虹縣胡大海來歸，虹音絳。（虹縣，即今安徽泗縣。）太祖一見語合，用爲前鋒。

十五年，春正月，滁師乏糧，諸將謀所向，太祖曰：「困守孤城，誠非計，今惟和陽可圖。」（和陽即和州，治歷陽縣，即今安徽和縣。）子興使張天祐等將兵前行，與元兵遇，急擊敗之，追至小西門，湯和奪其橋而登，將士從之，遂據和陽。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，入撫定城中。諸將破和陽，暴橫多殺掠，城中夫婦不相保。太祖惻然，召諸將謂曰：「諸軍自滁來，多掠人妻女，軍中無紀律，何以安衆？」凡所得婦女悉還之，於是皆相攜而去，人民大悅。三月，郭子興卒，太祖并統其軍。

虹縣人鄧愈來歸。懷遠人常遇春，（懷遠縣即今安徽懷遠縣。）剛毅多智勇，膂力絕人，年二十三，爲羣雄劉聚所得，遇春察其多鈔掠，無遠圖，棄之來歸。未至，假寐田間，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。夢神人呼之曰：「起，起，主君來！」適太祖騎從至，即乞歸附，請爲先鋒。

太祖駐和陽久，謀渡江無舟楫，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、廖永安等，（巢湖在今安徽巢縣西。）率衆萬餘、船千艘來降，太祖大喜曰：「此天意也，吾事濟矣！」六月，太祖率諸將渡江，乘風舉帆，頃刻達牛渚。（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，馬鞍山市西。）太祖先抵采石磯，（去牛渚磯僅一里。）時元兵陣於磯上，舟距岸三丈許，未能卒登，常遇春飛舸至，太祖麾之，應聲挺戈躍而上，守者披靡，震懾貌。諸軍從之，遂拔采石。乘勝徑攻太平，拔之。耆儒李習、陶安等率父老出迎，安見

常遇春來歸

撫定和陽

常遇春挺戈躍采石

太祖謂李習曰：「龍姿鳳質，非常人也，我輩今有主矣。」太祖召安謂曰：「吾欲取金陵如何？」安對曰：「金陵帝王之都，龍蟠虎踞，限以長江之險，若據其形勝，出兵以臨四方，則何向不克，此天所以資明公也！」太祖大悅，禮安甚厚，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。

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堃先，（方山，在今江蘇南京市東南。）與其將康茂才、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，

（元太平路治當塗縣，即今安徽當塗縣。）太祖親督兵禦之，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，設伏擒堃先，太

不殺陳堃
先

祖釋不殺，堃先詐曰：「生我何爲？」太祖曰：「天下大亂，豪傑並起，勝則人附，敗則附人。爾既以豪傑自負，豈不知生爾之故？」堃先曰：「然則欲吾軍降乎？此易耳。」乃爲書招其軍，明

日皆降。八月，諸軍進克溧水，（即今江蘇溧水縣。）將攻集慶路。（治上元縣，在今江蘇南京市境。）堃先

之爲書也，意其衆未必從，陽爲招詞，陰實激之，不意其衆遽降，自悔失計。及聞欲攻集慶，

私謂部曲曰：「大將軍營五部，部校尉一人；部有曲，曲有軍候一人。」汝等攻集慶，毋力戰，俟我得脫還，

縱陳堃
還

當與元兵合。」太祖聞其謀，召語之曰：「人各有心，從元從我，不相強也。」縱之還。諸軍進攻集慶，堃先遂與元福壽合，拒戰於秦淮。（秦淮河，在今江蘇南京市境。）諸軍失利，堃先來追襲，

經葛仙鄉，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，衣青出迎，堃先不虞其圖，已，青衣兵自後攢槊

殺之。槊音朔，矛屬。堃先既死，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。

十六年，春三月，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，攻破陳兆先營，釋兆先而用之，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。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，太祖覺其意，是夕令入宿衛，環上而寢，悉屏舊人

復用陳兆
先
智安降兵

於外，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。太祖解甲，安寢達旦，疑懼者始安。

進攻集慶，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，敗元兵於蔣山，（在今江蘇南京市內，即今鍾山。）直抵城下，諸軍拔柵競進，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，死之，遂克集慶路。太祖入城，召官吏父老諭之曰：「元失其政，所在紛擾，生民塗炭。吾率衆至此，爲民除害耳。汝等各守舊業，無懷疑懼。」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，更相慶慰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。太祖嘉福壽之忠，以禮葬之。

張士誠、康茂才來降。士誠，泰州白駒場亭民，（泰州治海陵縣，即今江蘇泰州縣。）及其弟士德、

士信舉兵陷泰州，據高郵，（即今江蘇高郵縣。）稱誠王，時據平江來降。（元平江路治吳縣，即今江蘇蘇州。）

茂才，蘄州人，（蘄州治蘄春縣，即今湖北蘄春縣。）初結義旅，爲元捍寇江上，有功累遷宣慰使、

都元帥，戍采石。及太祖兵渡江，茂才奔金陵，至是率衆來附。

金陵既定，太祖欲發兵取鎮江，（鎮江府治丹徒縣，即今江蘇鎮江市。）慮諸將不戢士卒，爲民患，

命徐達爲大將，率諸將浮江東下，戒之曰：「吾自起兵未嘗妄殺，今爾等當體吾心，戒戢士卒，城下之日，毋焚掠殺戮，有犯令者處以軍法，縱者罰無赦。」達等頓首受命。進兵攻鎮江，克之。達等自仁和門入，號令嚴肅，城中晏然。

六月，命鄧愈等將兵攻廣德路，克之，改爲廣興府。

秋七月，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。遣使聘鎮江 秦從龍，字元之，洛陽人。初仕元，避亂居鎮江。既

至，太祖親迎之入，事無大小皆與謀。從龍盡言無隱，每以筆書漆簡，問答甚密，左右無知

克金陵

歸康茂才來

克鎮江

克廣德

聘秦從龍

取寧國諸路

以康茂才爲營田使

取婺州開郡學

附方國珍來

之者；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。九月，太祖如鎮江府，謁孔子廟，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。

十七年，夏四月，命徐達、常遇春帥師攻寧國，（即今安徽宣城縣。）久不下，太祖乃親往督

師，守將楊仲英開門降，其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子，自刎死。尋遣諸將取江陰、徽州、池州，

（元江陰路治江陰縣，在今江蘇江陰縣南。徽州治歙縣，即今安徽歙縣。池州治貴池縣，即今安徽貴池縣。）皆下之。秋

八月，張士誠降於元。九月，太祖取揚州。

十八年，春二月，以康茂才爲營田使，太祖諭之曰：「比因兵亂，隄防頽圯，圯音痞，毀也。民廢耕耨，故設營田使以脩築隄防。今軍務實殷，用度爲急，理財之道，莫先於農事，故命爾此職。大抵設官爲民，非以病民，若所至紛擾，無益於民，則非付任之意！」

冬十二月，太祖取婺州，（治金華縣，即今浙江金華市。）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，延儒士葉儀、宋濂爲五經師。時喪亂之餘，學校久廢，至是始聞絃誦之聲。

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，諭諸將曰：「克城雖以武，而安民必以仁。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，輒喜不自勝。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，非惟國家所利，在己亦蒙其福。」

十九年，春三月，方國珍以三郡來附。國珍，台州人。（台州治臨海縣，即今浙江臨海縣。）戊子

冬起兵，後降於元。至是以溫、台、慶元三郡來獻，（溫州治永嘉縣，即今浙江溫州市。慶元府治鄞縣，即

今浙江寧波市。）且以次子關爲質。太祖曰：「既誠信來歸，便當推誠相與，何以質爲！」乃厚賜

關而遣之。

取處州

秋九月，太祖兵取處州。（治麗水縣，即今浙江麗水縣。）冬十月，遣使徵青田劉基、龍泉章溢、

麗水葉琛及浦江宋濂，徵召也。（青田，即今浙江青田縣。龍泉，即今浙江龍泉縣。浦江，即今浙江浦江縣。）以

胡大海薦也。時朱文忠守金華，亦薦王禕、許元、王天錫，太祖皆徵召之。

陳友諒稱漢王

十二月，天完將陳友諒稱漢王。友諒，沔陽漁人子，（沔陽府治玉沙縣，即今湖北沔陽縣。）嘗爲縣吏，不樂。會徐壽輝兵起，慨然往從之。壽輝稱帝於蘄水，（即今湖北浠水縣。）國號天完，後據

漢陽。（即今湖北武漢市舊漢陽縣。）至是，友諒徙壽輝都江州，（治潯陽縣，即今江西九江市。）自稱王。

二十年，春三月，劉基、宋濂、章溢、葉琛至建康，（建康即金陵。）入見，太祖喜甚，曰：「我爲天下屈四先生。」賜坐，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，甚見尊禮，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。

基自幼聰明絕人，凡天文、兵法、性理諸書，過目洞識其要。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，授

高安縣丞，（高安縣，筠州治，即今江西高安縣。）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。元政亂，投劾去。投，上也。按

罪曰劾。上狀自劾有過也。嘗建議勸方國珍不用，安置紹興。（即今浙江紹興市。）遊西湖，（即今浙江杭

州市西湖。）有異雲起西北，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，將分韻賦詩，基獨縱飲不顧，大言曰：「此天

子氣也，十年後應在金陵，我當輔之。」時杭州猶全盛，皆大駭，以爲狂，無知基者，惟西蜀

趙天澤奇之，以爲諸葛孔明之流。至是，基趨建康，陳時務十八策，太祖嘉納之，留基帷幄，

預機密謀議。

夏五月，陳友諒攻太平，城陷，守將花雲被獲。賊縛雲急，雲怒罵曰：「賊奴！爾縛吾，

花雲死

劉基

吾生必滅爾！」遂奮躍大呼起，縛盡絕，奪守者刀，連殺五六人。賊怒，縛雲叢射之，比死，罵賊不絕口。

方雲之與賊戰也，勢甚急，妻鄧氏生子煒方三歲，抱之泣，語家人曰：「城且破，吾夫必死之。吾夫死，吾不獨生，然不可使花氏無後；兒在，若等善撫育之。」已聞雲就縛，鄧氏即赴水死。侍兒孫氏收鄧瘞之，瘞晉意，埋也。抱兒逃，漢軍掠之。軍中惡小兒啼，孫氏恐被害，以簪珥屬漁家鞠之。鞠，養也。漢敗，孫氏脫身至漁家，竊兒去，夜宿陶穴中；天曙，曙音樹，曉也。登舟渡江，遇漢潰軍奪舟，摔孫氏及兒投之江，摔，持頭髮也。江中得斷木，附之入蘆渚中，渚有蓮實，孫氏取啗兒，凡七日不死。忽夜半聞人語聲，呼之，逢老父，號雷老，告之，遂與偕行達太祖所。孫氏抱兒拜泣，太祖亦泣，置兒於膝曰：「此將種也。」命賜雷老衣，忽不見。

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，遂自稱帝，國號漢。二十一年秋八月，太祖帥師伐漢，拔江州，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。（即今湖北武漢市舊武昌城。）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，遣使詣軍請降，太祖遂至龍興，（元龍興路治南昌縣，即今江西南昌市。）改爲洪都府。

二十三年，秋七月，陳友諒作大艦攻洪都，空國而來，以兵圍城。守將朱文正遣使赴建康告急，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；友諒聞之，即解圍東出，與太祖兵遇鄱陽湖之康郎山。（鄱陽湖，在今江西鄱陽縣西。）友諒聯舟縱戰，望之如山，太祖軍舟小，怯於仰攻，往往退縮。

陳友諒中
流矢死

郭興曰：「彼舟如此，大小不敵，非火攻不可。」太祖然之。明日，東北風起，令諸將乘風縱火，焚其水寨舟數百艘。友諒弟友仁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。明日，復聯舟大戰，敵兵大敗。友諒斂舟自守，不敢戰，相持者三日。

友諒計窮，冒死突出，將奔還武昌。太祖麾諸將邀擊之，友諒中流矢，貫睛及顙而死。顙音盧，頭骨。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，復立理爲帝。

初，鄱陽湖之戰，太祖亦屢濱於危，一日被圍莫解，指揮韓成請服太祖冠袍，對賊衆投水中，圍乃解。又一日，太祖方與友諒鏖戰，盡死殺人曰鏖。劉基忽躍起大呼曰：「難星過，速更舟。」太祖急更之，舊舟已爲敵砲碎矣。

先是有周顙者舉措詭譎，人莫能識，每見太祖必曰告太平，太祖厭之。一日命覆顙以甕，積薪煨之，火息，啓視，顙正坐宴然。至是征陳友諒，太祖問：「此行何如？」顙應聲曰：「好。」從行至皖城，（即今安徽潛山縣。）苦無風，問顙，顙曰：「只管行，只管有風；無膽不行，便無風。」行三十里，果大風，倏忽達小孤，（小孤山，在今江西彭澤縣北長江中。）竟如其言。

二十四年，春正月，李善長、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，屢表勸進，勸勉進上帝號也。不允，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。

陳理既還武昌，太祖復進兵圍之，久不下，乃親往視師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，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。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。城中饑困，命給粟賑之。於是

太祖爲吳
王

毀謗金牀

湖廣、江西悉平。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，太祖觀之，曰：「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？」宋

太祖滅後蜀，見蜀主七寶裝溺器，命撞碎之。陳氏窮奢極侈，安得不亡！即命毀之。

張士誠稱吳王

張士誠自立爲吳王，即平江治宮室，立官屬。士誠委政於弟士信，士信荒淫，每事惟與

王敬夫、葉德新、蔡彥夫三人謀，三人者皆諂佞儉邪，儉音纖。惟事蒙蔽。太祖聞之曰：「我無

一事不經心，尙被人欺，張九四即士誠。終歲不出門理事，豈有不敗者乎！」時有十七字謠

曰：「丞相做事業，專用王、蔡、葉，一朝西風起，乾癟。」

訪求古今書籍

二十六年，夏五月，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，因謂侍臣詹同等曰：「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，如『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』，眞治國之良規。孔子之言，誠萬世之師也。」

太祖議討張士誠，李善長以爲未可。徐達進曰：「張氏驕橫，暴殄奢侈，此天亡之時也。

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、呂珍之徒，皆齷齪不足數，王、蔡、葉三參軍迂闊書生，不知大計。臣

奉主上威德，聲罪致討，三吳可計日而定。」（今江蘇蘇州市爲東吳，鎮江市爲中吳，浙江湖州市爲西吳。）

太祖大喜曰：「汝合吾意，事必濟矣。」秋八月，命徐達爲大將軍，常遇春爲副將軍，帥師二十

伐吳諭將佐

萬伐張士誠，集諸將佐諭之曰：「卿等宜戒飭士卒，毋肆虜掠，毋妄殺戮，毋發丘壟，毋毀廬

舍。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，（姑蘇即今江蘇蘇州市舊名。）慎勿侵毀其墓。」諸將皆再拜受命出。太

祖復召達、遇春曰：「爾等此行，用師孰先？」遇春曰：「逐梟者必覆其巢，去鼠者必熏其穴。此行當直擣平江，平江既破，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。」太祖曰：「不然。士誠起鹽販，與張天

戊吳先攻湖州

騏、潘原明輩皆相爲手足。士誠窮蹙，天騏輩懼俱斃，必併力救之。今不先分其勢，而遽攻姑蘇，若天騏出湖州，（治烏程縣，即今浙江湖州市。）原明出杭州，援兵四合，何以取勝？莫若先攻湖州，使其疲於奔命。羽翼既披，然後移兵姑蘇，取之必矣。」

冬十月，徐達師至湖州，士誠發兵來援，大敗之，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遂舉城降。朱文忠師下杭州，守將潘原明籍土地錢穀出降。文忠入宿城上，秋毫無犯。一卒強入民家，磔以徇。磔音窄，裂尸也。徇，行示也。

徐達既下湖州，會諸將進攻平江，士誠諸將多降。康茂才至尹山橋，遇士誠兵，擊敗之，遂進兵圍其城。達、遇春等四面築長圍困之，城中震恐。

十二月，羣臣咸請太祖定宮闕制度。太祖以國之所重，莫先宗廟、社稷，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，命有司立廟、社，建宮室。

二十七年，春二月，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。

夏六月，士誠被圍既久，欲突圍出，將奔常遇春營，遇春覺其至，嚴陣待之。遇春撫王弼背曰：「軍中皆稱爾爲猛將，能爲我取此乎？」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，敵小却；遇春率衆乘之，遂大敗其軍，溺於沙盆之潭。士誠故有勇勝軍，號「十條龍」，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，鎧，甲也。是日皆溺死。士誠馬驚墮水，幾不救，肩輿入城。

逾三日，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，（士信，士誠弟。）忽飛砲碎其首而死。

王弼破吳

定文武科取士法

立宗廟社稷

秋九月，達、遇春率衆渡橋進薄城下，薄，逼也。士誠軍大潰。諸將蟻附登城，城破，士誠

收餘兵二三萬，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，復敗。士誠倉皇歸，從者僅數騎。

初，士誠見兵敗，謂其妻劉氏曰：「我敗且死，若曹何爲？」劉氏曰：「君勿憂，妾必不負

君！」乃予乳媪金，媪音襖。抱一幼子出，積薪齊雲樓下，驅其羣妾、侍女登樓，令養子辰保縱

火焚之；劉氏自縊死。日暮，士誠距戶經，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。徐達令人慰諭之，反

覆數四，士誠瞑目不言，乃以舊盾昇至舟中，送建康。士誠臥舟中不食，至龍江，（在今江蘇南

京市與中門外。）堅臥不肯起。昇至中書省，李善長問之不語；已而士誠言不遜，善長怒罵之，

士誠竟自縊死。改平江曰蘇州府，浙西、吳會皆平。

冬十月，太祖既掃除羣雄，乃遣大將軍徐達、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

中原，馳檄諭齊、魯、河、洛、燕、薊、秦、晉之人。

太祖定律令。十一月，頒戊申曆。

太祖遣兵討方國珍。初，國珍懷詐反覆，云「俟克杭州卽納土」。及大兵克杭州，猶自據

如故。至是太祖命湯和等帥師討國珍於慶元，國珍遁入海島；太祖復命廖永忠帥師自海

道會湯和等兵討之。國珍惶懼，遂及其弟國珉、兄子明善率家來降。和送國珍於京師，浙

東悉平。徐達、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，皆下之。

是年，戊申年也。正月，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，上曰：「恐德薄不足以當尊。」善長曰：

卽帝位

「天命已有歸矣，若不正大位，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！」上固却之。明日，善長復固請，乃從之。

編 立妃馬氏爲皇后。

馬后高識

比豆粥麥飯困尤甚

紀 上初渡江時，后嘗謂上曰：「今豪傑並爭，雖未知天命所歸，以妾觀之，惟以不殺人爲本，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。」上深然之，至是冊立爲皇后。上因謂侍臣曰：「昔光武勞馮異曰：『倉卒蕪蕪亭豆粥，淖沱河麥飯，厚意久不報。』語在光武建武六年。朕念皇后起布衣，常倉卒自忍飢餓，懷糗餌食朕，糗，乾飯也。餌音耳，稻餅也。比之豆粥、麥飯，其困尤甚。昔長孫皇后

當隱太子構隙之際，長孫皇后，唐太宗后。隱太子，太宗兄建成。內能盡孝，謹承諸妃，消釋嫌疑。朕

素爲郭氏所疑，徑情不恤，將士或以服用爲獻，后輒先獻郭氏，慰悅其意；及欲危朕，后乃爲寬解，卒免於患，尤難於長孫皇后也。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，輒勸朕曰：『王忘昔日之貧賤邪？』朕爲惕然。家之良妻，猶國之良相，豈忍忘之！罷朝，因以語后。后曰：「妾聞夫婦相保易，君臣相保難。妾安敢比長孫皇后，但願陛下以堯、舜爲法耳。」

編 立世子標爲皇太子。

編 以李善長爲左丞相，章溢爲御史中丞。

編 命廷臣兼東宮官。

紀 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，上曰：「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，非無謂

命廷臣兼東宮官

李善長相

也。常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，不相善也。遂成嫌隙，江充之事，（江充構陷太子，事在漢武帝征和二年。）可爲明鑒！朕今立法，令臺省等官兼束宮官贊輔之，父子一體，君臣一心。」於是太子官屬，詹事、諭德、贊善、率更令等官。以李善長、章溢、劉基等兼之。

編 二月，定郊社宗廟禮。

編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。

紀 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，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，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，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。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，小旗十名，官領鈴束，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。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，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，官軍各回本衛，大將軍身還第。權皆出於朝廷，不敢有專擅，自是征伐率以爲常。

編 湯和等克福州，（元福州路治閩縣，即今福建福州市。）閩地悉平。

紀 先是帝命湯和、廖永忠等取閩，進兵延平，（元延平路治南平縣，即今福建南平縣。）先遣使招諭元福州平章陳友定，不從，遂進攻之。參政文殊海牙開門出降，執友定械送京師。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，（元興化路治莆田縣，即今福建莆田縣。）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，（汀州路治長汀縣，即今福建長汀縣。）於是郡縣相繼降附，福建悉平。

編 詔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。

紀 仍遣使詣曲阜致祭。